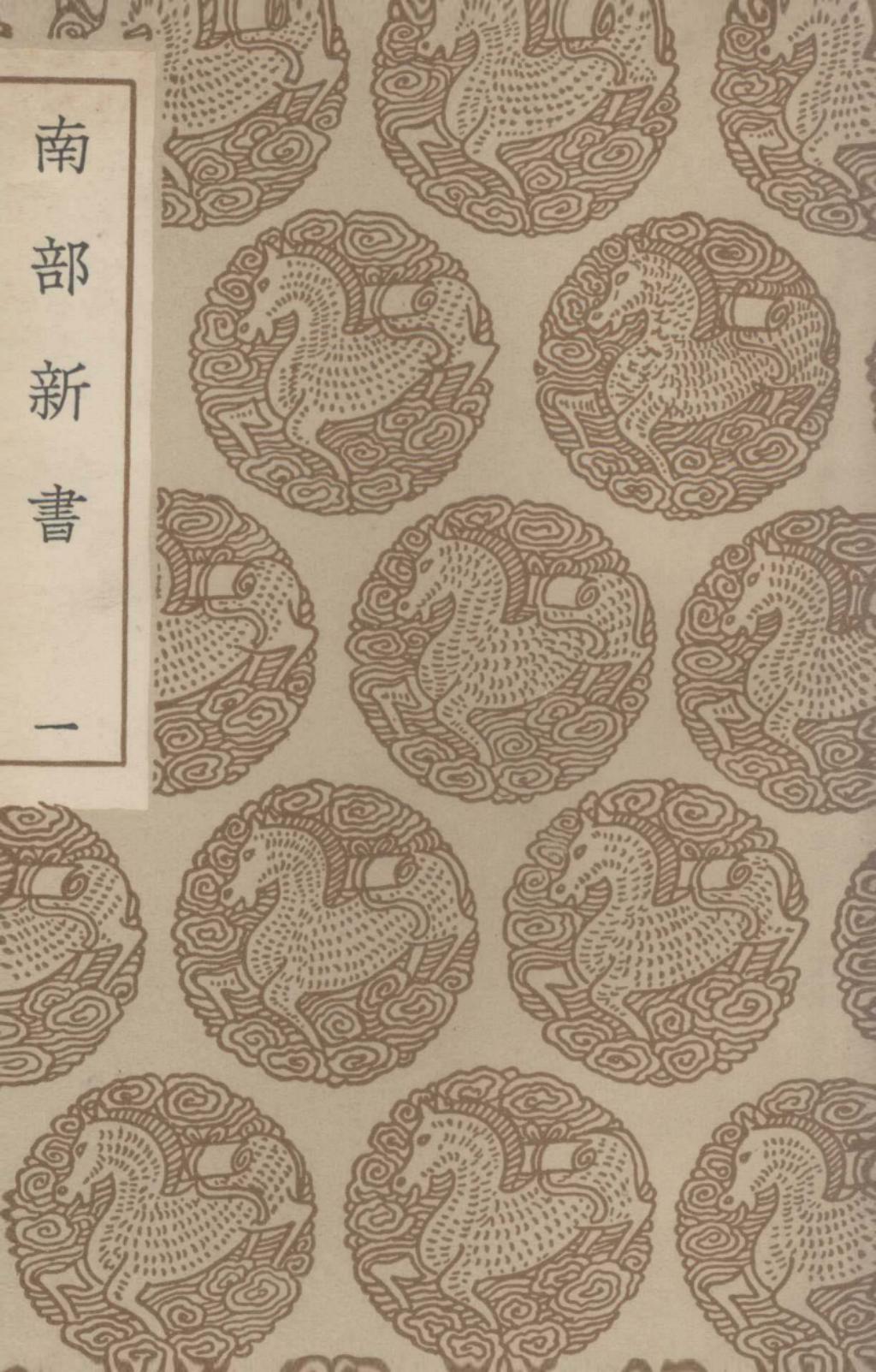


南部新書

一





南 部 新 書

(一)

撰 易 錢

# 四庫全書提要

南部新書十卷宋錢易撰舊本卷首題錢後人蓋以姓譜載錢氏出錢鏗也易字希白吳越王倧之子真宗朝官至翰林學士是書乃其大中祥符間知開封縣時所作皆記唐時故事間及五代多錄軼聞瑣語而朝章國典因革損益亦雜載其中故雖小說家言而不似他書之侈談迂怪於考證尙屬有裨晁公武讀書志作五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作十卷今考其標題自甲至癸以十干爲紀則作十卷爲是公武所記殆別一合併之本也世所行本傳寫者以意去取多寡不一別有一本從曾慥類說中摘錄成帙半經刪削闕漏尤甚此本共八百餘條首尾完具以諸本兼校皆不及其全備當爲足本矣

先君尙書在章聖朝祥符中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宰開封民事多閒潛心國史博聞強記研深覃精至于前言往行孜孜念慮嘗如不及得一善事疏於方冊曠日持久乃成編軸命曰南部新書凡三萬五千言事實千成編五列卷十其間所紀則無遠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無纖巨善惡足爲鑒誠者忠鯁孝義可以勸臣子因果報應可以警愚俗典章儀式可以識國體風誼廉讓可以勵節槩機辯敏悟怪奇迴特亦所以誌難知而廣多聞爾雅爲六藝鈐鍵而采謠誌考方語周詩形四方風雅比興多蟲魚草木之類小子不肖叨繼科目嘗踐世宦假字宮鑰浚涸事休閱繹家集因以新書次爲門類繕寫淨本致于鄉曲以圖刊鏤昔班氏家有賜書而擅史學王涯之以左右舊事藏于青箱卒用名代敢跋而及聊緝先志云子翰林侍讀學士錢明逸序

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 南部新書

宋 錢易希白撰

## 甲

自武德至長安四月已前，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朝政。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筆，每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尚書諸廳歷者有壁記，入相則以朱點之。元和後，惟膳部廳持國柄者最多。時省中謂之朱點廳。

韋夏卿與弟正卿、大歷中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事，全歸二難之手。

韓昆，大歷中爲制科第三等勅頭代皇異之。詔下日，坐以采輿翠籠一作龍，命近臣持采仗鞭，厚錫繪帛，以示殊澤。

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爲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鞍著，及袞視事不浹旬果除。

凌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皆北面。閣中有中隔，隔內面北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

證聖元年正月明堂災重造天冊萬歲殿二年三月成號爲通天宮。

項斯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甚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斯明年登上第。

上元中長安東內始置延英殿每侍臣賜對則左右悉去故直言讜議盡得上達。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皇在東宮諷聽獻之聽以總兵不從及卽位太原擬帥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爲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降制。

開元御札云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爲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輶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中申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

祠部省中謂之冰去廳言其清且冷也。

尚書省東南向陽通衢有小橋相承曰拗項橋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

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或夜聞絲竹之音則省中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頗覺爲繁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鑄以貯之人以爲便至今不改。

始無笏囊皆標笏于馬上張曲江清瘦不任乃置笏囊。

祕書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令餘畫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校書郎挾彈中

鶴一眼時人乃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卽右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  
門緣御史塞廳被校書侵。

曹礪楊收徐商路巖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礪礪無餘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路幾時休。

李林甫寡薄中表有誕子者以書賀之云知有弄鑿之慶。

鄭注鎮鳳翔皆擇貞正之士以爲幕席亦欲遏其邪行及注敗皆爲監軍所誅。

溫大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高祖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後弟大有又除中書

侍郎大有一  
彥博

中書省有盤石初薛道衡爲內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詔後孫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

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精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女道士魚元機住咸宜觀攻篇什殺婢綠翹甚切害事敗弃市。

崔四八卽慎由之子小名縑郎天下呼油爲麻膏故謂之麻膏相公。

開元中岐薛以下輪日載筆于乘輿前作內起居注四季朱印聯名牒送史館至天寶十載季冬已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雕檀軸紫鳳綾表遂別起大閣貯之逆胡陷西京先以火千炬焚是閣移時灰滅故實錄百不絶及一二。

小許公從工部侍郎除中書舍人一本作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一本重制二字舍人有政事食自此爲始。

太和中上自延英退獨召柳公權對上不悅曰今日一場大奇也嗣復李珏道張諷是奇才請與近密官鄭覃夷行卽云是姦邪須斥之于嶺外教我如何卽是公權奏曰允執厥中上曰如何是允執厥中又奏嗣復李珏旣言是奇才卽不合斥于嶺外鄭覃夷行旣云是姦邪亦不合致于近密若且與荆襄間一郡守此近于允執厥中旬日又召對上曰允執厥中向道也是張遂爲郡守

賈曾除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之言者以中書是曹司名父之名又同音名別于禮無嫌曾乃就職開元七年賜百僚射金部員外盧虞職方郎中李畚俱非善射箭不及璪而互言工拙畚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畚曰畚去璪三十步盧箭去畚三十步

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人諸生隱徂來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于朝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石記白之詞也尙在焉

江西私釀酒法尤嚴王仲舒廉察日奏罷之

宰相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爲中書令始移就中書省政事印亦改中書門下之印開元中花萼樓大酺人衆莫遏遂命嚴安之定場以笏畫地無一輩敢犯盧擣常題司空圖壁云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嘆屯奇

龍朔中楊思元恃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爲選人夏彪訟之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故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

開元皇帝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值暮春戎服臂鷹于野次時有豪氏子十餘輩供帳于昆明上時突會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李某諸輩驚散上聯舉三船盡一巨艦而去

襄王僭僞朱玫秉政百揆失序逼李拯爲內署拯常吟曰紫宸朝罷綴鸕鷀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拯終爲亂兵所殺

武德七年遣刑部尚書沈叔安攜天尊像賜高麗仍令道士往彼講道德經自先天初至開元十五年儀同者四人姚崇宋璟王同皎王毛仲

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三百戶長公主五百戶有至六百戶唯太平相王踰此制黃巢入青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黃王爲生靈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

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故趙縱之奴當干論縱陰事張鎰疏而杖殺之縱卽郭令之聾

建中末姚況有功于國爲太子中舍人早蝗之歲以俸薄不自給而以餒終哀哉

田神功大歷八年卒于京師許百官弔喪上賜屏風裯褥于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以來將帥不

兼三事者。哀榮無比。

柳渾舊名載。爲朱泚所逼。及克復。上言曰。頃爲狂賊點穢。臣實耻稱舊名。矧字或帶戎。時當偃武。請改名渾。渾後入相。封宜城公。謂之柳宜城。

韋覬著易蘊。甚有奧旨。覬見素孫。

郭令公終始之道無缺焉。惟以譖怒判官張譚。奏杖殺之。物議爲薄。

張巡每戰大呼。牙齒皆碎。及敗。尹子奇視之。其齒存者不可三四。初守寧陵也。使許遠詣賀蘭進明乞救兵。進明大宴。遠不下喉。自嚙一指爲食。進明終不應以至子破。

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之少年。驍勇者數百人。每出遊獵。持弓矢于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轄。著獸文彩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孝和又增之萬騎。皆置使以領之。

彭偃與朱泚下僞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泚敗。偃誅。其妖亂也如此。大和九年冬。甘露事敗。將相弃市。王璠謂王涯曰。當初勸君斬却鄭注。斬之豈有此事也。此雖臨刑之言。然固當矣。

梁祖常言於明皇。趙崇是輕薄圓頭。于鄂州座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此亦挫韓偓也。

王皇后開元中。恩寵日衰而不自安。一日訴之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麪。爲三郎生也。

日爲煎餅耶上戚然憫之而餘恩獲延三載

武德初史館尙隸祕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移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公孫羅爲沛王府參軍撰文撰音義十卷羅唐初人

開元中裴光庭爲侍中門下過官委主事閣麟之裁定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物議醜之張延賞怙權矜已嫉柳渾之守正使人謂之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

王縉在太原舊將王無縱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慄

大歷中隴州貓鼠同乳率百僚賀崔祐甫獨奏曰仁則仁矣無乃失于性乎

李邕自滑州上計也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蓋邕負美名頻被貶斥剝落在外也

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有清德天寶十三年卒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

魯山

駢馬都尉鄭潛曜睿皇之外孫尙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卽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至哉孝子也

殿中監少監尙衣尙舍尙輦大朝會皆分左右隨繖扇立入閣亦同之

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略也

李景讓典貢年有李復言者納省卷有纂異一部十卷榜出曰事非經濟動涉虛妄其所納仰貢院驅使官却還復言因此罷舉

古押牙者富平居有游俠之才多奇計往往通于宮禁

五月一日御宣政殿百僚相見之儀貞元已來常行之自後多闕

崆峒山在松州屬龍州西北接蕃界蜀破後路不通卽非空桐也

長安中秋望夜有人聞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又聞有和者曰九衢日生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晦冥皆聞其喧聚之聲怪哉

太和中程修己以書進見嘗舉孝廉故文皇待之彌厚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猶豫未定許南陽宣言于朝曰田舍翁購種得十斛麥尙須換却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上意乃定吁牝鷄之孽洎移土德過始于南陽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張介然天寶中爲尉衛卿因入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槩載若列于帝城鄉里不知臣河東人也請例載于故鄉上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佇當別賜本鄉列載介然始也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嘗白事于王縉縉曰尹南方尹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  
總章中天子服婆羅門藥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  
貞元中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卒之日曇得疾見緩爲祟而卒  
韋氏專制明皇憂甚獨密言于王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

開元中諸王友愛特甚常謂近侍曰思作長枕大被與諸王同臥

鄱陽人張朝爲猛獸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獲免

中書省柳樹久枯死興元二年車駕還而柳活明年呂渭以爲禮部賦上甚惡之  
盧羣昔寓居鄭州典貼得良田及爲鄭滑節度悉召其主還之時以爲美談

自貞元來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謂之宮市

日本國大臣曰真人猶中朝戶部尚書

郭代公元振爲西涼州牧時西蕃酋帥烏質勒強盛元振爲之立語俄頃雪下盈尺質勒旣老久立歸而  
遂死人謂詭殺烏質勒

路隨孝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酷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蕃終身不背西坐其寢  
以西首



# 南部新書

乙

貞元十二年。盧邁喪弟。請出城臨。近年宰相多拘守。而邁有此行。時人美之。

裴延齡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自號小裴。

楊氏於靜恭一房猶盛。汝士虞卿漢公魯士是也。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巖。巖生郁。郁生覃。覃太平興國八年成名。近爲諫議大夫。知廣州卒。堪爲翰林承旨學士。隨僖皇幸蜀。真在中和院。承休自刑部員外郎使浙右。值多難。水陸相阻。遂不歸。巖侍行十六矣。我曾門武肅辟之幕下。先人承襲。巖已爲丞相。及叔父西上。巖以圖籍入覲。卒于秀州。年八十餘。今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侃亦巖之第三子。鄆孫也。蠻之子司封員外郎蛻卽巖第三子鄆之子。鄆入京爲員外郎分司判西臺卒。侃端拱二年成名。蛻淳化三年登科。修行卽四李也。發嘏收巖履道。卽憑冰凝也。新昌卽於陵也。後涉入相。卽修行房也。制下之日。母氏垂泣不悅。以收故也。

蕭氏登三事者。多於他族。首於瑀。嵩華俛倣。寘遵頤次之。

貞元十二年。天子降誕日。詔儒官與縉黃講論。初若矛楯相向。後類江海同歸。三殿談經。自此始也。

韓皋自京尹貶撫州司馬。召左執金吾湊于延英面受京尹。便令視事。時尙未有制。

金鑾殿始立于金鑾坡至朱梁始改爲金鑾殿焉。

開元中筆匠者名鐵頭能瑩竹如玉人莫傳其法也。

婦人之貴無出于苗夫人晉卿之女張嘉貞之新婦延賞之妻弘靜之母韋臯外姑。

王徽爲相只一日中和五年二月除昭義節制徵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懇後蕭寘拜相度降麻日薨陸希聲登庸未上弃世今徽之曾孫平叔見任禮博希聲之子賓于終于殿省

凡中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選一人明練政事者專典機密謂之解事舍人

開元中將軍宋清有神劍後爲瓜州牧李廣琛所得哥舒翰知而求之廣琛不與因贈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酬恩

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羅國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足如驅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銅鐵夷俗呼爲驅鳥貞觀二十三年始改治書御史爲御史中丞其年亦改諸州治中爲司馬禮部郎爲奉禮郎儀鳳二年長安光宅坊掘得石函函之內有佛舍利萬餘粒

貞元十二年上宴宰相干于麟德殿之東亭令施屏風于坐位之後畫漢魏以下名臣并列善言美事永徽五年吐蕃獻大拂廬高五丈廣二十步

祖詠試雪霽望終南詩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納主司詰之對曰意盡

咸通九年正月始以李贊皇孫延右起家爲集賢校理

諸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故楊汝士建節後詩云拋却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宰雲開山僧見我衣裳窄  
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如今老大騎官馬羞向關西道姓楊

貞元十四年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過從張建封奏也

舊皆傳呼貞觀十年馬周奏置街鼓以代傳呼自此而罷

永徽五年八月蔣孝璋除尚藥奉御員外置同正員員外官始自此

貞元後每歲二月八日總章寺佛牙開至十五日畢此牙卽鄧吐太子上宣律

者師

進士春闈宴曲江亭在五六月間一春宴會有何士參者都主其事多有欠其宴罰錢者須待納足始肯置宴蓋未過此宴不得出京人戲謂何士參索債宴士參卒其子漢儒繼其父業南院驅使官鄭鎔者知名天下後亦官至宣州刺史故宛陵王公凝判鹹充職得朝散階如鄭鎔與何士參及堂門官張良佐皆應三數百年在在于人口

李林甫開元初爲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是中表之戚託其子求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